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城市边缘 的彝族村落

CHENGSHI BIANYUAN DE YIZU CUNLUO

——云南宣威县庄子村
调查与研究



朱爱东 范涛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城市边缘的彝族村落

——云南宣威县庄子村调查与研究

Chengshi Bianyuan de Yizu Cunluo

Yunnan Xuanwei Xian Zhuangzi Cun Diaocha yu Yanjiu

朱爱东 范涛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报告集——“中国田野调查丛书”之一。

本书以专题论文——经济模式、权力结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教育卫生等——的形式展开调查内容,叙述了云南宣威县庄子村,一个生活在城市边缘的“非典型”彝族村落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本书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资料库,也为研究西部经济与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翔实、细致的参考依据。

责任编辑:马 岳 装帧设计:段维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边缘的彝族村落——云南宣威县庄子村调查与研究/朱爱东,范涛主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247-290-7

I. 城… II. ①朱… ②范… III. 彝族—民族人类学—调查研究—宣威县 IV. 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9779 号

城市边缘的彝族村落——云南宣威县庄子村调查与研究

朱爱东 范涛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 zscq-bjb@126.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传 真: 010-82000893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25

责编邮箱: mayue119@139.com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25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二次印刷

字 数: 238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7-80247-290-7 / G · 265 (248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序

周大鸣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人类学硕士。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复办以后，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单位。20多年来培养的人类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超过1000名，其中不乏国内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一批批人类学毕业生，带着探索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将走向何方的梦想踏入人类学的大门，又带着或许更多的追问去开创21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局面。

回顾中山大学人类学办学近80年的历史，坚持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和特色。每次田野调查都会积累很多好的经验，留下很多好的传统和故事，有些至今还经常被人提起。例如，1928年杨成志先生独闯凉山对彝族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回到昆明时，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给他题词，称之为“孤胆英雄”！哪怕是在抗战时期，中山大学颠沛流离在澄江、坪石，人类学的学生们仍深入西南地区调查瑶、傣、黎、壮等族。20世纪80年代初，梁钊韬先生虽年迈体弱，仍亲自到四川为其博士生格勒选点并耳提面命田野调查的方法；容观复先生68岁高龄时仍率学生到海南岛深入黎族村寨进行调查；199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三学生赴海南省通什毛阳镇进行调查，黄淑娉老师和龚佩华教授不顾年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晕船带来的折磨，跋山涉水，亲率学生深入黎族群众；2004年夏天，已经是73岁高龄的黄淑娉教授亲率两名学生深入到海陆丰畲族地区——黄先生40年多前调查过的地方进行回访……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学生们在田野调查中，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仅是对社会文化的研究，更是一种对学术的执著精神和做人的道理。

作为以异文化研究起家的文化人类学来说，不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无异于纸上谈兵。田野调查虽然被国内人类学者和相邻学科广为接受，但在中国讨

论如何深刻地认识田野工作的意义、如何真正地做好田野工作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涉及田野调查的目的和基本要求问题。人类学田野工作是用直观的方法观察人类行为，通过介入式的经历以及与不同社会人们的深入交往来研究一种文化。尽管人类学田野调查有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历程，但基本假设即人类学者研究的深度如何完全取决于在工作中被研究对象接受的程度。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被研究者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其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的方法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即使研究本文化或者研究自己生长村落的“家乡人类学”，同样也需要高质量的田野调查。这一点，费孝通先生很早就认识到，学习社会学必须联系实际，必须到社会实际中去观察、分析和思考。由于实地调查方法是从人类学那里学来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认真地去寻找人类学家学习，师从史禄国教授。考虑到具体的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本身具备的条件不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具体的时间要求，但离开了观察的准确性和深度，田野调查就达不到预期效果。

其次，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如果按照“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方式，可以说长期以来国人主流思维模式深受儒家文化“大一统”和“同一性”思想的“大传统”影响，从“天下为己任”、“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儒家追求普世的法则，强调“同一性”，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使读书人和知识阶层很容易潜移默化地忽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小传统”和民间文化中还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不很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已经为前人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已经写在书本上了。我们若不能接受这两个假定，自然应该另辟新路。”^①笔者认为中国国情非常复杂，人口和民族众多，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群体的亚文化丰富，了解这样多元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今天，田野调查的新路早已由前辈学者开辟，但仍需发扬光大才能更好地推动21世纪人类学的发展。

再次，是田野调查的“兼容并包”问题。调查研究并不是人类学的专利，田野调查方法也不只为人类学者独擅。从认识论上讲，田野调查的认识基础与

①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相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引入认识论，掀起了认识论的一次革命，揭示了认识的能动反映性、社会历史性、辩证发展性特征。而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由于“实践”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入的田野调查不仅是人类学的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黄宗智称：“其实费孝通那样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正在学术上体现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调查研究方法。”他称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重视社区田野调查的社会科学传统，“在国外，只有人类学才用这样的认识方法，而它主要用于对其他民族的研究，一般不会使用于本国的社会。但是在中国，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就是在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和政治学也常常如此。”黄宗智甚至认为，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历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参与式调查。^①当然，我们说因为研究主题不同、目的不同，一般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没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要求高，其往往追求通过调查达到对单个问题透彻了解的目的，而人类学往往运用整体观去研究文化，去展开调查，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虽然有时偏重于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如宗教行为等，却会很自然地意识到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和其他方面相联系的。就宗教而言，一种文化的宗教信仰不仅影响着该文化公开的宗教礼仪活动，而且与他们所吃的食物、各种日常活动、家庭结构等都有联系。人类学家可能会强调文化和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但一个文化完整的特征是不能通过孤立的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而认识的。尽管如此，不同学科甚至党政机关在长期的实地调查中总结的调查研究方法仍然需要人类学去正视，在批判中借鉴其精华。因此，人类学不能故步自封，盲目自信和自闭，要吸收别的学科实地调查积累的经验，同时也要加强跨学科的交流，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好方法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

第四，田野工作对人类学家来说是基础，但它并不是人类学家唯一的职责。人类学家一方面应用自己的工作获得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运用，尤其是有鉴别能力地运用其他同行的成果和一切文献资料，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历史研究取向的原因之一。

人类学的代表作以小型社区切入做深入的文化分析的民族志研究比较多。这就引出了人类学所研究的个案的代表性问题和研究视野的问题，甚至有人误以为人类学的研究仅仅是个案研究。有必要澄清的是，人类学绝非简

①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单的个案研究，人类学从不缺乏宏大视野。就学术训练来讲，比较好的途径是走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的路子。民族志并不等于个案材料的堆砌，也不是简单的经验性研究，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出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①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话题，也是人类学家致力于解答的问题，而发现“文化的规则”是人类学家解决“人是什么”的钥匙，是人类学最重要的主题。但发现“文化的规则”需要有更加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人类学创造了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入手的方法。通俗一点讲，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其实就是从点到线到面的研究。

从人类学早期的学术渊源来看，一直在运用从点到面和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回答与人类有关的宏大问题。人类学进化论学派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可谓极具宏大视野，他们将所有的社会形式放入一个线性的模型中，线性模型的两极分别是先进（文明）与落后（蒙昧），这样世界上已知的一切社会形式包括现存的和历史记载的都可加以比较衡量，而当时现存的原始社会无异于研究人类“落后”阶段的活化石，因而需要进行“点”的深入调查和“面”上的定性判断。这种单一的价值标准最终被多元价值观所代替，后来出现了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等学说，但人类学对文化本质的研究一直是最重要的命题，通过文化本质来研究人类本质。对文化本质和文化规则的研究，无论是单个村落、部落的文化本质还是族群与区域文化的本质研究，都需要超越纷繁复杂的日常生产、生活表象，了解蕴藏在被研究对象和被研究文化之后的规则和逻辑，把实践行动者自己没有用清楚的语言表明的道理，经研究者的再创造用语言表达出来。对于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更需要超越个案和调查点的局限，立足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和社会历史宏观分析，总结一般的理论与方法。

从研究的积累和层次上看，人类学者从单一的村落研究、个别的民族开始到族群与区域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符合客观规律。单一的村落研究好比人类学者在学科中学走路的阶段，族群与区域研究好比跑步的阶段，泛文化比较研究好比起飞的阶段，不经历前面的阶段，不打下相应的学术根底，一开始就介入泛文化、介入宏大视野的研究，往往容易流于空谈，好比空中楼阁。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微观的层次，而要循序渐进，逐步地介入中观（族

① 马凌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群与区域研究)、宏观(泛文化比较)的领域。从整个中国人类学界目前的积累来看,需要将研究重心逐步转入族群与区域研究,才能更好地进行人类学研究工作。当然,对于研究生和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还得老实实在地经历各个阶段。

历史的积淀形成了传统。在漫长的人类学学科建设过程中,人类学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教学的基础。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人类学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充实理论,学生的田野实践能力与科研创新能力呈互为因果的关系。自我系复办以来,田野实习一直是我系针对本科生开展的除课堂教学之外最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它不但是人类学学科调查与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传家宝”,也是我系培养本科生综合能力、提高本科生综合素质的“传家宝”。为了巩固、增强本科生的人类学专业知识、理论方法,以及开发、提高本科生实践能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本科生开设各类田野实习。这类田野实习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与科研相结合。本科生做人类学研究,的确存在理论体系薄弱、经验构架不齐等缺陷。但在本科生阶段的田野实习中,有意识地让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或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承担科研任务,则可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因此,我系针对本科生的各类实习中,增加了科研的成分,并尽量将本科生纳入老师的科研项目中。

二是与教学内容相结合。人类学的本科生应算是人类学科的初学者,他们的大部分理论知识来自于课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受教科书中所讲述的理论与方法,因此,为人类学本科生开设的各类田野实习,都要考虑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正是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田野实习的初衷与原则。

三是与学生兴趣相结合。兴趣是一切尝试的最初动力。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的田野实习,充分考虑到了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如组织学生到深圳民俗村考察,让学生在尽情体验少数民族风情、领略异族风光与文化、与少数民族人民齐舞共乐的氛围里达致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

四是与勤工俭学相结合。我系在各种田野实践中尽量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资金报酬,这使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学生更好地领会“知识有偿”以及人类学的社会经济价值。我系学生参与导师的横向课题一般都有一定的劳务报酬。

现在,11本沉甸甸的田野报告集摆在案头。这11本报告集依然循着总体的学术关怀和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在具体的写作上则根据所研究族群和地域的侧重点以及实际需要来展开论述,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广西龙脊双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和古壮寨调查与研究》采取了大寨红瑶和

龙脊古壮两个族群进行比较研究，全书把调查和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分调查现状和综合研究两大部分展开论述。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村寨的经济与生计模式、婚姻与家庭、民俗、宗教信仰、宗教、歌谣、乡村教育、扶贫等。调查以现状为主，希望为读者展现两个毗邻而居的少数民族村寨——瑶寨和壮寨的生活全景；综合研究部分通过分析壮、瑶村寨所蕴含的乡村秩序，探讨山地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结构。《广西黄姚古镇——广西昭平黄姚古镇调查与研究》以专题论文，如经济生活模式、婚姻、家庭、宗族、医疗保健、社区权力与控制、精神文化（人生仪式、传统节日、民间信仰、娱乐方式、民间文学艺术）、教育、旅游的形式展开调查内容，叙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一个古镇持续经年，目前依然鲜活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云南广南阿科乡——云南广南县阿科乡调查与研究》分为11章，分别是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壮、汉、苗、瑶民族关系，亲族组织与社会网络，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差，教育类型、内容与人格形成，壮族的龙树及其变迁，疾病、治疗仪式与神灵观念，观音洞与民间信仰，苗族村寨的适应与变迁，瑶寨的社会组织与传统文化，较好地反映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阿科乡壮族、汉族、苗族和瑶族共生互融的文化全貌和社会发展。对居住在贵州省水尧、永康和三都等地的水族人群的叙述与研究则以田野调查的内容展开论述。这些报告集各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带队老师和全体实习学生的辛劳和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学子成长的见证。

中国的21世纪是变迁的时代，就像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讲到的那样：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智力发展史和道德发展史上充满大事而多变故的时期，此时那经常掩闭着的发现和变革之大门洞开。”我们所开展的田野调查，不仅引发了学子对人类学的兴趣，也引起了学生对人生、多元文化价值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更多、更深的思考。从调查中我们发现，文化变迁是如此的迅速，很多时候，当事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跟着感觉走了。反思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何尝不是这样？社会文化变迁形成的时尚、潮流等主流价值观往往淹没了时人微不足道的反思，更何况是对年轻人，喧嚣的流行文化之后是一片终极意义追求的苍白。谁也不用思考人类将走向何方，由跨国企业和大众传媒催生的消费主义，使人类沿着掩盖在科学光环下的能源消耗之路越走越远。部分村寨的调查反映出民族文化断裂使少数民族面临诸多的不适应；也有一些村寨里的少数民族还没有真切体会和零距离接触都市世界，他们的生存还只是对环境的简单适应，一些偏远山沟里的少数民族虽未与世隔绝，但远离所谓的现代文明。这两种迥异的生存发展之路，究竟是哪一种好呢？相信不同的读者看完调查报告集后会有不同的答

案。我们怎样研究他们、认识他们也仅是一种答案，我们的结论也只是一孔之见——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和唯一的视角，然而正因为有了不同的视角和生活，人类也才有了更多的遐想，文化因而更加丰富多彩，意义的追寻之路也就更加富于挑战！



目 录

总序（周大鸣）	i
前言（朱爱东）	1
宣威及庄子村概况（旦增甲央）	11
庄子村人口及大众媒介的调查（向玲）	18
庄子村经济模式分析（李妮）	38
从庄子村的权力结构看当地社区的社会控制（王家智）	61
庄子村家庭与婚姻调查报告（马凡凡）	93
庄子村的生活模式（吴文娟）	111
庄子村的风俗习惯（旦增甲央）	127
变迁中的彝族宗教信仰——以云南宣威小庄子村为例（范涛）	149
庄子村的教育（李妮）	165
庄子村科技卫生状况调查报告（陈健）	173
附录	186
宣威市东山镇芙蓉村素描（范涛）	186
庄子村致富能人何大国夫妇访谈录（范涛）	190
庄子村伦理道德素描（陈健）	193
田野的甘苦（李妮）	195
后记（范涛）	197



目录

总序 (周大鸣)	i
前言 (朱爱东)	1
宣威及庄子村概况 (旦增甲央)	11
庄子村人口及大众媒介的调查 (向玲)	18
庄子村经济模式分析 (李妮)	38
从庄子村的权力结构看当地社区的社会控制 (王家智)	61
庄子村家庭与婚姻调查报告 (马凡凡)	93
庄子村的生活模式 (吴文娟)	111
庄子村的风俗习惯 (旦增甲央)	127
变迁中的彝族宗教信仰——以云南宣威小庄子村为例 (范涛)	149
庄子村的教育 (李妮)	165
庄子村科技卫生状况调查报告 (陈健)	173
附录	186
宣威市东山镇芙蓉村素描 (范涛)	186
庄子村致富能人何大国夫妇访谈录 (范涛)	190
庄子村伦理道德素描 (陈健)	193
田野的甘苦 (李妮)	195
后记 (范涛)	197

前言

朱爱东

对于那些对异文化的奇风异俗充满好奇,或是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在僻远的村落寻找宁静、诗意与心灵慰藉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或许会令他们失望。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彝族村落。不过,这里的男人不缠大包头,女人也不戴“凤凰帽”,这里没有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没有《阿诗玛》那样优美的传说,也没有楚雄彝族那样盛大的“火把节”……这里的彝族姓汉姓,说汉话,着汉衣,这里的彝族从别处请来毕摩为老人办丧事,这里的彝族从VCD中模仿彝族歌舞恢复他们的火把节……这是个城市中的、确切说是位于城市边缘的彝族村落。在我们看来,这本调查报告集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彝族研究及其他方面的认识有所增益。

1. 关于较少被关注的非民族聚居区的彝族支系

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区,人口居少数民族人口的第六位。以往有关彝族的调查研究多集中在大小凉山、楚雄、路南等彝族聚居地区,而那些生活在非民族聚居区的彝族,由于缺少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及其他原因,对他们的研究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此次调查选择以宣威庄子村彝族为研究对象,就是想为彝族研究增加不同的材料与研究个案。在云南,彝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405万余人,占全国彝族人口的60%左右,云南85%的县市都有彝族分布。宣威彝族有67 323人,是该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主要分布在海岱(10.44%)^①、东山(9.49%)、西泽(9.42%)、格宜(8.42%)、宝山(7.47%)、田坝(7.25%)等乡镇。本次调查点选择在宣威市榕城镇,这里彝族人口较少,仅占当地人口的2.5%,远远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且居住分散。我们认为,这里是研究非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及其社会文化变迁较理想的地区。

^① 彝族占全乡人口的百分比,根据《宣威市1995年各民族人口统计表》(《宣威市志》,第106页)计算,以下同。

前言

朱爱东

对于那些对异文化的奇风异俗充满好奇,或是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在僻远的村落寻找宁静、诗意与心灵慰藉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或许会令他们失望。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彝族村落。不过,这里的男人不缠大包头,女人也不戴“凤凰帽”,这里没有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没有《阿诗玛》那样优美的传说,也没有楚雄彝族那样盛大的“火把节”……这里的彝族姓汉姓,说汉话,着汉衣,这里的彝族从别处请来毕摩为老人办丧事,这里的彝族从VCD中模仿彝族歌舞恢复他们的火把节……这是个城市中的、确切说是位于城市边缘的彝族村落。在我们看来,这本调查报告集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彝族研究及其他方面的认识有所增益。

1. 关于较少被关注的非民族聚居区的彝族支系

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区,人口居少数民族人口的第六位。以往有关彝族的调查研究多集中在大小凉山、楚雄、路南等彝族聚居地区,而那些生活在非民族聚居区的彝族,由于缺少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及其他原因,对他们的研究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此次调查选择以宣威庄子村彝族为研究对象,就是想为彝族研究增加不同的材料与研究个案。在云南,彝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405万余人,占全国彝族人口的60%左右,云南85%的县市都有彝族分布。宣威彝族有67 323人,是该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主要分布在海岱(10.44%)^①、东山(9.49%)、西泽(9.42%)、格宜(8.42%)、宝山(7.47%)、田坝(7.25%)等乡镇。本次调查点选择在宣威市榕城镇,这里彝族人口较少,仅占当地人口的2.5%,远远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且居住分散。我们认为,这里是研究非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及其社会文化变迁较理想的地区。

^① 彝族占全乡人口的百分比,根据《宣威市1995年各民族人口统计表》(《宣威市志》,第106页)计算,以下同。

4. 关于族群认同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

庄子村彝族汉化程度较高是庄子村村民自己和周围汉族公认的。即便如此,庄子村彝族对其民族身份仍有着强烈的认同。占主导的族内婚、彝汉通婚者对子女彝族身份的选择、对祭龙树传统仪式的固守、“火把节”庆典的复兴等,反映了族群认同中工具性的一面,他们重新解释与构建民族文化的过程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特别是当他们想像、恢复、模仿和构建的“民族文化”在很多时候和场景下只是一些符号、片断、错置和混合体时。

这次调查研究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课题的一部分。2004年盛夏,在系主任周大鸣教授的积极倡导下,人类学系组织2001级人类学专业33位本科生以及部分硕士生和博士生,在7位教师的带领下,分兵五路,前往广西凌云、罗城,云南宣威、罗平,贵州兴仁三省五地对珠江流域的仡佬族、瑶族、布依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此次调查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即进行本科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实习。可以说,这是该系将教学实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又一次尝试。

本调查小组由9名成员组成,其中指导教师2人(朱爱东、范涛),本科生7人(马凡凡、王家智、旦增甲央、李妮、向玲、陈健、吴文娟^①)。调查研究工作从2004年7月初培训准备开始到8月中旬调查报告完成,前后约一个半月的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培训准备阶段。7月初~7月13日。由本系教师分八个专题为学生讲授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并进行田野调查技术培训,同时进行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2) 调查阶段。7月14日~8月4日。进入调查点,居住在村庄中,融入村民的生产与生活,通过观察、访谈、开座谈会等方法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

(3) 整理材料、撰写调查报告阶段。8月5日~8月12日。在整理材料,撰写调查报告的同时,重点对材料进行了核实、订正与补充。在调查期间,同学们按照各自所承担的专题进行访谈;晚上,与老师交流白天调查的收获以及调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疑问,整理当天的观察日记和访谈笔记;最后,根据老师的建议,拟定第二天的调查计划。此次调查对庄子村的环境、历史、人口、政治、经济、生活模式、风俗习惯、婚姻家庭、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参加调查的学生也受到了全面、系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训练,达到了预期目的。

① 按姓氏笔划多少排序。



宣威调查小组的全家福（李绍祥摄）

这次田野调查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多方面的支持。首先要感谢本系邓启耀教授，他来自云南，熟悉那片热土，如果没有他的热心联系，恐怕不会有此次的宣威之行。云南省文化厅范建华副厅长将我们此次的调查看作是对云南建设文化大省战略的具体支持，得知我们的调查区域锁定在云南珠江流域上游地区时，主动向我们建议并联系前往滇东北的宣威市做调查。宣威市委常委、城建局王力局长从头至尾参与了本次调查的设计与实施。王局长是宣威人，毕业于云南大学民族学系。相同的学科背景与共同的专业训练使我们一见如故，沟通非常顺畅。他熟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点和要求，对当地的民族情况和民族文化也有深入的了解。他为我们推荐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彝族村寨供我们选择。经过比较三个调查点的各项指标（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文化特征、饮食、居住条件等），我们最终选择了距离市区最近的小庄子村作为调查点。除选点外，这次调查，从落实食宿、与相关部门接洽、召集座谈会、安排短期考察到接送站、购票等，王力局长均做了细心周到的安排。城建局办公室徐鹏轩主任和李绍祥副主任也在百忙中为我们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此外，宛水街道办、望城社区亦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学书（彝族）将家里闲置的房子免费



宣威调查小组的全家福（李绍祥摄）

这次田野调查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多方面的支持。首先要感谢本系邓启耀教授，他来自云南，熟悉那片热土，如果没有他的热心联系，恐怕不会有此次的宣威之行。云南省文化厅范建华副厅长将我们此次的调查看作是对云南建设文化大省战略的具体支持，得知我们的调查区域锁定在云南珠江流域上游地区时，主动向我们建议并联系前往滇东北的宣威市做调查。宣威市委常委、城建局王力局长从头至尾参与了本次调查的设计与实施。王局长是宣威人，毕业于云南大学民族学系。相同的学科背景与共同的专业训练使我们一见如故，沟通非常顺畅。他熟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点和要求，对当地的民族情况和民族文化也有深入的了解。他为我们推荐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彝族村寨供我们选择。经过比较三个调查点的各项指标（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文化特征、饮食、居住条件等），我们最终选择了距离市区最近的小庄子村作为调查点。除选点外，这次调查，从落实食宿、与相关部门接洽、召集座谈会、安排短期考察到接送站、购票等，王力局长均做了细心周到的安排。城建局办公室徐鹏轩主任和李绍祥副主任也在百忙中为我们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此外，宛水街道办、望城社区亦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学书（彝族）将家里闲置的房子免费